



联合国



PROVISIONAL

S/PV.2164
29 August 1979

安全理事会

CHINESE

第二一六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上午十一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杨格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u>成员国</u> ：孟加拉国	拉赫曼先生
玻利维亚	德扎瓦拉先生
中国	周南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佩尼亚日卡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加蓬	恩奎马-姆巴先生
牙买加	尼尔先生
科威特	杰安先生
尼日利亚	布兰克森先生
挪威	阿森先生
葡萄牙	马蒂亚斯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尔拉莫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曼斯菲尔德先生
赞比亚	穆图克瓦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上午十一时五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和二十八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3516 和 S/13520)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代表的来信，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按照惯例，我提议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按照《宪章》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有关规定，请这两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图埃尼先生（黎巴嫩）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我收到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九日科威特代表的来信，信文如下：

“谨请安全理事会按照安理会惯例，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参加安全理事会对‘中东局势’项目的审议。”

这封信将作为安全理事会 S/13521 号文件散发。

自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以来，我们一直按照安理会过去的惯例。据了解，科威特代表的提案不是按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或第十九条提出的，但是，如果安理会通过这项提案，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辩论，该组织即与依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应邀参加辩论的会员国享有同样权利。

(主席)

安全理事会有没有任何成员要针对这项提案发言？既然没有其他安理会成员要发言，现在我要以美国代表的身分发言。

美国不同意安全理事会采用这种特别程序听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的发言。我们认为，问题不在听不听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意见，而是在按照议事规则提出邀请的方式。我们要求将这个问题交付表决。

我现在恢复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身分。

如果安理会其他成员都不想发言，我就认为安理会准备表决科威特的提案。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孟加拉国、玻利维亚、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加蓬、牙买加、科威特、尼日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赞比亚。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法国、挪威、葡萄牙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主席：表决结果，十票赞成、一票反对、四票弃权，所以提案通过。

应主席的邀请，阿卜杜勒·拉赫曼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的问题。

我要提请注意下列几个文件，其中载有黎巴嫩常驻代表和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关于这个问题的来信：S/13488，一九七九年八月六日来信；S/13516，八月二十四日来信；S/13519，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八日给秘书长的信；S/13520，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来信。

首先，我要把秘书处送来关于黎巴嫩南部局势的资料转达各成员。记得在八月二十四日上一次会议结束时，我以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身分发言如下：

(主席)

“在宣布这次会议休会之前，我要提请安理会注意我们收到的许多关于黎巴嫩南部最近几天来激烈军事活动的报告。我接到通知说，联合国驻黎巴嫩部队指挥官已经奉命全力安排在该地区立即停火。

安理会的成员一定记得，秘书长曾经吁请所有有关各方自行约束。现在我以安理会主席的身分，吁请所有有关各方自行约束，以便结束这种敌对行动。”

(S/PV. 2163, 英文本第81页)

星期六清晨，联黎部队指挥官要求有关各方同意停火，最迟在当地时间十二时正开始实行。有关各方拒绝正式同意停火，但它们都答应停止射击。因此，事实上已实行停火，到当地时间九时三十分，黎巴嫩南部的射击行动完全停止。不过，停火仅持续了七小时，大约在当地时间十六时，又开始射击，持续到星期日清晨。

联黎部队指挥官要求重新停火，于星期日当地时间四时开始实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接受这项要求；以色列国防军表明立场说，他们不参加停火，但答应不主动开火射击，除非遭受射击。事实上存在的部队没有答复联黎部队指挥官的要求，但到当地时间二十时三十分，他们也停止射击。从那时起，除了零星的射击之外，黎巴嫩南部的局势一般还算平静。

赞比亚代表问起联黎部队在最近事件中的伤亡情况。下列情报是以联黎部队送来的报告为根据：一九七九年八月十四日，尼日利亚一支部队阻挡若干渗透分子，并把他们赶回去，后来尼日利亚一个巡逻队受到武装分子伏击。有五名尼日利亚士兵受伤。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博弗特城堡地区的武装分子和马尔贾荣地区事实上存在的部队激烈交火时，从武装分子一方发射的一枚炮弹，落在尼泊尔大队的一个据点附近爆炸。这可能是意外事故，有三名尼泊尔士兵受伤。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二日，由斐济部队驻守并由荷兰部队增援的一个据点遭受武装分子射击。有三名荷兰士兵和一名斐济士兵受伤。后来，武装分子又同斐济据点发生射击事件，一名斐济士兵自卫还击，击伤一名武装分子。相信这些武装分子是民

(主席)

族运动派来的。 据称，这名武装分子后来死在医院里。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两辆斐济巡逻车受到武装分子伏击。 三名斐济士兵死亡，两名受伤。 联黎部队现正进行调查，以查出这些武装分子的身分。 巴解组织已经声称这次事件同他们毫不相干，并且通知联黎部队，它已设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件事。

秘书处的报告到此为止。 如果没有人对报告提出问题，我就请名单上第一位发言人黎巴嫩代表发言。

图埃尼先生（黎巴嫩）：主席先生，在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五的会议之后，你又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这莫非出于天意。

在这个会议厅里做出永垂青史的事情，比一般人所相信的，感觉到的和承认的要多；在这里，从来就难得有一个人使国际政治的冷酷现实这样深入人心，用简洁的言语深深打动世界各国的良知。 突然之间，一个人在人类极度痛苦的短暂时刻表现的态度——可以说几乎象《圣经》故事一样——变成比我们辩论不休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更富有戏剧性，更引人注目。

但是，剧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你要不是顾到世界上无辜人民的命运，怎么会回到安理会来呢？ 天意的确深不可测。 不到两年前，你在这个会议厅里吁求我国的和平。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第425(1978)号决议是安德鲁·杨的决议，通过决议的那天晚上，我们充满了希望。

我们现在又要请你帮助——这差不多是剧情的最低潮——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不顾一切的努力，设法挽救和平及和事老。

自从一九七八年三月以来，每天每月，我国都有人死亡；这些平民中有年轻的有年老的，有男的有女的，有儿童甚至还有婴儿，他们唯一的罪过是生于斯、长于斯，没有别处可去，他们生存的凭借和生存的目的无他，只有神圣的大地、国土、家园、亲人和命运。 同我们在一起死亡的还有和平战士，这些心怀善意的人来自遥远的国家，他们的动机异于往常，不是出于仇恨，而是出于爱、出于主席先生你

(黎巴嫩)

历来提倡的一种信念：信仰国际法治和秩序。

现在你又置身于一个新的风云际会的时刻，在这个时刻，阁下同阁下的另一个自我，外交官同他的杰作，一个带有浪漫色彩的超级大国代表同他基于我们共同理想主义而促使我们成立的一支军队等因素，奇异地交织在一起。那么，这支军队现在面对着什么呢？一种冷酷的，迹近疯狂的罪恶和恐怖逻辑，而贝京总理的话就是这种逻辑的最佳实例；就在昨天，他一方面对黎巴嫩无辜生命的丧失表示“深切哀伤和悲痛”，但接着又说，这是他对巴勒斯坦人采取先发制人战略的必然后果，他说，这个战略“拯救了许多以色列公民的生命”（《纽约时报》，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换一句更简单的话来说，黎巴嫩人注定该死，因为贝京先生要不断杀死巴勒斯坦人，以免巴勒斯坦人把以色列公民赶尽杀绝。

既然贝京先生已经表示“深切哀伤和悲痛”，我们就应该心满意足。因为人家期望我们死得无声无息的、几乎死得安安静静的，眼看着我们的教堂和修道院被摧毁，我们的学校、城市和村庄被破坏，我们社会的整个结构被彻底瓦解，只是因为别人选中了我们作为他们的战场和进行革命的地方。

现在实行停火了。主席先生，我们听到了你的报告，我们感到满意。五天来，我们忙着清点受害人数，埋葬死人，设法阻止吓得四处乱窜的逃亡人潮。

所以，今天我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控诉，不是为了判断是非，而是为了保护。我来到这里，是为了维护一国人民的生存权利，一国领土的神圣不可侵犯和国际维持和平行动的实效。十天来，联黎部队有十名士兵被杀；不到一个星期之内，黎巴嫩平民死亡人数超过100；有270,000黎巴嫩人，也就是我国人口百分之十，无家可归，在他们的国土上漂泊流浪；一个维持和平部队，只不过是战争和“反战”之间一条细微的分界线——一切都是我们不能忍受的，也是世人不能忍受的。

如果让这种情况继续存在，那等于说的确有人在大搞阴谋，妄图摧毁中东的一个国家，因为它拒绝参加毁灭别人。

(黎巴嫩)

我现在要提出几个非常浅显而实际的要点。安理会和全世界首先必须要做的是制止敌对行动，我们已经一再指出，黎巴嫩南部应该成为一个和平区。要做到这点，我们必须当着大家的面，彻底地、无条件地执行第425(1978)、426(1978)、427(1978)、434(1978)、444(1979)和450(1979)等号决议，更不用说安全理事会历任主席对这个论题发表的各项声明。

我们实在没有兴趣收集一大堆决议，目前我们也不打算要求通过另一个决议。如果我们要求再通过一个决议，唯一可能而合理的决议就是，根据《宪章》第七章，迫使以色列不再蔑视安全理事会所代表的国际社会。

目前，只要认真地、彻底地重新审议维持和平行动，我们就感到满意，因为这项行动事关重大。

我给秘书长的备忘录中，曾经提出若干要点。现在我要向安理会简述一下。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希望联黎部队享有符合其职责的特权。首先我们希望看到联黎部队及其总部的安全，看到联黎部队的自由行动得到保证。第二，我们希望看到联黎部队获得必要的工具，使它能够执行其行动，完成其任务。第三，我们希望看到联黎部队在基本设施方面获得必要的支持，包括增加人员。第四，我们希望看到联黎部队的行动地区、部署和移动方法，能够根据第426(1978)号决议通过以来该地区的事态发展，重新加以规定，并增加观察员人数，以便联合国行火监督组织(行火监督组织)能够以绝对公正的态度，提出报告破坏以黎行战协定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在六月十五日给秘书长的私函中提出这项要求，并希望能够尽快处理这个问题。最后，我们希望看到由秘书长或他的军事代表出面邀请，按照第450(1979)号决议恢复混合行战委员会，并使该委员会能够制定一种办法，恢复黎巴嫩南部的和平。

当然，目前很难予料今后黎巴嫩南部的局势会如何发展。不过，我们要说下面几句话。我们认为，黎巴嫩南部的局势，诚如秘书长在他各项报告中不止一次地指出，同黎巴嫩其他地区的局势的确有直接的、密不可分的关联，因此，我要把

(黎巴嫩)

我在这里常说的话再说一遍。

第一，我们认为，一旦在黎巴嫩南部建立一个更坚定的，在军事上更可靠的联黎部队，黎巴嫩政府就可以同联黎部队携手作出更明确、更有建设性的努力，使各行动地区、进而使整个黎巴嫩南部成为和平区，恢复国际安全，创造有利于国家复兴的气氛。

黎巴嫩当局在此庄严保证，他们充分准备在联黎部队行动指挥部之下或同指挥部合作，在黎巴嫩南部分担军事方面和民事方面的责任。黎巴嫩希望到那时候能够重新发挥其作用，成为维护该地区的安定与和平的一个因素，而不是使大家忧虑不安的一个问题，也不是对自己、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威胁。

第二，我们知道，在联黎部队的行动地区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那会对整个黎巴嫩南部产生直接影响。这一点可以帮助和加强在全国各地所作的努力。这一点可以使我国政府更有力量和威望，由黎巴嫩发布严格的命令，执行因黎南局势的不断恶化而受到阻碍的一些安全计划。恢复黎巴嫩社会和国家的统一，是使那些长期以来受到引诱，在黎巴嫩历史悠久的国家体制之外寻求安全保障的人们重新团结起来的唯一途径和最佳机会，现在如此，今后也是如此。

第三，如果以色列不确实实地按照第425(1978)号决议的规定完全撤退，这些眼前的和最终的目标显然是无法达到的。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三日，以色列曾经宣布要完全撤退，但是秘书长的各次报告却相反地证明以色列军事人员仍活跃在黎巴嫩境内，在边境一带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力。安全理事会不止一次地指出这种情况即是违抗安理会的决议，违反《联合国宪章》。

最后，我要通过安理会向全世界发出呼吁。长期以来，我国黎巴嫩历经苦难，是战争的受害者，也是和平的受害者。这种情况现在必须结束；也只有安理会采取有力的行动，才能结束这种情况。昨天，众议院议长说，联合国在黎巴嫩，最初象是一场梦，现在变成了幻影。我要说明，我们从来不希望联合国在黎巴嫩变成其中任何一种样子。我们不希望联合国是一场梦，也不认为现在应让它变成幻

(黎巴嫩)

影。我们希望它是活生生的、充满力量的实体。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使联合国变成这样。

主席：谢谢黎巴嫩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勒普雷特先生（法国）：最近几个星期来黎巴嫩南部，特别是联黎部队活动地区的事态，引起了最严重的关注。除了部队人员的伤亡以外，一在这里，我要对上星期五丧生的三名斐济士兵表示特殊的敬意并向斐济政府表示悲痛的吊唁——越来越多的平民经常受到威胁，被迫在自己的国家过着离乡背井的生活，或是成为狂轰滥炸的受害者。这种重新燃起的暴力行为，使我们对从事暴力的人的意图感到疑惑。联合国为了使黎巴嫩南部居民享有和平稳定的生活而作出了种种友好的表示，难道这就是对它的回报吗？

我们不能说，这些武装分子和以色列武装部队的这种激烈行为会无限期继续下去。停火肯定实现了，但是这种停火是以极大的代价换来的，而且我们都知道它的基础极为薄弱。

鉴于这种情况，正如在巴黎举行的法国部长会议今天着重指出的，法国“坚决谴责对黎巴嫩、黎巴嫩公民和机构，及其给予庇护的居民所犯下的一切暴力行为”。部长会议“重申支持联合国范围内的谈判与行动，特别是联黎部队的行动”，因为联黎部队的行为值得作为榜样。它并“重申将为黎巴嫩的统一、独立与领土完整而努力，黎巴嫩知道它可指望法国的支持、合作与友谊”。

本组织不能再容忍对联黎部队可信性的怀疑。它认为打击联黎部队的信誉就是打击安理会的威信。安理会第425（1978）号、第434（1978）号、第444（1979）号和第450（1979）号等决议都对联黎部队的任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因此，我国代表团对于黎巴嫩常驻代表在联黎部队任务范围内提出的有关加强部队效力的各项建议，极表重视。我们特别认为，必须对联黎部队及其总部的安全给予更好的保障。

同样地，我们认为必须保障联合国部队的行动和调动自由。我们并赞成研究应如何改进部队的防御性装备和后勤补给能力。

法国代表团进一步认为，在黎巴嫩南部边界增设联合国观察站，和恢复黎巴嫩

(法国)

——以色列混合停火委员会的活动，将会对当前的局势大有帮助。

现在到了我们恢复理性的时候了。我国政府本着这种精神重申第450(1979)号决议中的呼吁，呼吁以色列：

“……停止侵入黎巴嫩，并停止对不负责任的武装团体继续提供援助。”

并呼吁：

“……一切有关方面避免采取同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目标不符的行动。”

必须恢复黎巴嫩南方的平静，必须恢复贝鲁特政府对黎巴嫩南部的主权。

法国将对恢复和平的一切努力给予支持。由于黎巴嫩局势严重，我们认为安理会应当继续处理这个问题，并给予特别的注意。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以色列代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首先，我愿代表以色列政府和人民，对于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在蒂尔地区丧生的联黎部队三名斐济士兵和其他两名受伤士兵的家属表示恳切的慰问。这些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部队人员的伤亡，还是得由恐怖主义巴解组织负责。以色列政府感到不解的是，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以秘书长名义发出的关于这次不幸事件的声明中，没有提到谁应对这项罪行负责。令人悲痛的是，到目前为止，丧亡的30名联黎部队人员中，大多数直接或间接为巴解组织恐怖分子所杀害。

今天，安理会召开自从去年三月联黎部队成立以来的第十次会议。它表面上是要讨论黎巴嫩问题，事实上真正的目标却不在此。真正的目标在于为黎巴嫩的根本问题寻找替罪羔羊，并且设法避免直接面对这些问题。

不幸，这是过去十多年来黎巴嫩的一贯作法。例如早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黎巴嫩现任外交部长，也就是当时黎巴嫩在安理会的代表，福阿德·布特罗斯先生声称：“黎巴嫩没有对任何突击组织给予庇护。”（S/PV. 1461, 英文本第76页）这真是无耻的谎言。黎巴嫩总统埃卢先生经人追问，后来才向黎巴嫩议员承认，在安

(以色列)

理会这样说，“是为了使以色列受到谴责。”关于这项报道，见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贝鲁特《生活报》。这种弄虚作假的手法及其心态在黎巴嫩最近要求恢复以色列—黎巴嫩混合停火委员会（以、黎混合停火委员会）活动的行动中再次暴露。正是黎巴嫩自己，在一九六七年六日战争爆发时，以宣言和行动表明它认为停战协定已告终止。停战协定的主旨在于作出保证，停止以色列同黎巴嫩之间的一切敌对和侵略行动。协定第三条中说明了这一点，其中除了别的以外，禁止恐怖分子在双方领土上，或从双方领土出发进行活动。

如果黎巴嫩愿意正视它的问题，如果它履行了国际义务，那么，它可能就不会陷入今天这种悲惨处境。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联黎部队本来可以不必设置，而近几个月来的一切辩论本来也可以不必举行。

那么，黎巴嫩今天的真实情况如何？让我用黎巴嫩地图说明这种情况，提请大家注意。黎巴嫩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它被两种外来势力占领。第一个是叙利亚，在地图上用红色表示。它在黎巴嫩大部分领土上部署了30,000人的部队，这种情况可从地图上明显地看出。第二个是恐怖主义巴解组织，黎巴嫩有大约10,000名至15,000名巴解组织武装罪犯。巴解组织的势力范围在地图上用墨色表示。

正如地图所显示，叙利亚控制着黎巴嫩及其政府。黎巴嫩政府的政令如果在任何地方通行有效的话，其范围几乎不能出贝鲁特。这个极其明显的事实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不能再隐瞒了，叙利亚打着和平的旗帜煽动内战，使贝鲁特惨遭破坏，6万名黎巴嫩人丧生，将近100万人沦为难民。现在我要提请你们注意，相形之下，我们所谈论的南部地区显得多么微小。绿色地区表示黎巴嫩南部基督教村民所控制的地区。蓝色地区表示联黎部队活动地区，棕色地区则是恐怖主义巴解组织在南部控制的另一地区。这个地区从利塔尼河以南延伸到蒂尔地区，直到距以色列边界仅八英里的地方。

自从一九六〇年代末期以来，巴解组织就盘据了黎巴嫩南部一大片地区。这片以棕色表明的地区于是成为全世界恐怖分子活动最密集的地区。大约2,000名恐

(以色列)

怖分子留驻利塔尼河以南。其中约1,500名留驻蒂尔地区。前面我已经说过,这个地区延伸到距以色列北部边界8英里的地方。其余约500名则扎根于联黎部队活动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禁要问:黎巴嫩的统一、领土完整与国家主权到哪里去了。我不打算详细说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因为安理会成员国对这种情况发生的背景知道得很清楚。

我只要指出,从地图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巴解组织控制的地区依靠叙利亚占领区的维系,事实上它是叙利亚较大阴谋的一部分。叙利亚不让巴解组织从叙利亚领土出发袭击以色列,而想使它从黎巴嫩发动攻势,以便让已经饱受战争摧残的黎巴嫩承受这种侵略的后果。

安理会第425(1978)号决议考虑到黎巴嫩面临的根本问题,交付联黎部队三重任务,要求严格尊重

“黎巴嫩在其国际承认的边界以内的领土完整(让我国强调一次,‘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第425(1978)号决议)

联黎部队接受的任务是很适当的。成立联黎部队不仅是为了证实以色列国防军确已撤离(事实上它已于一九七八年六月撤离),也是为了

“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协助黎巴嫩政府确实恢复对该地区的有效统治”

(同上)

但是,联黎部队的活动地区局限于黎巴嫩南部,它完全不可能有效地执行这项任务。任何人,只要看看面前的地图,就不难认识到联黎部队对于被占领的黎巴嫩的真正问题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

一九七〇年,恐怖主义巴解组织被无情地赶出约旦。该组织的许多活动分子为了保全生命渡过约旦河逃往(以色列控制下的)朱迪亚和萨马里亚。叙利亚坚持不肯让巴解组织从叙利亚领土出发进行活动。巴解组织在受到其他阿拉伯国家排斥后,

(以色列)

侵犯黎巴嫩主权，在黎巴嫩享受到充分的自由。它将总部设在黎巴嫩。它从黎巴嫩的基地对无辜的以色列平民滥施恐怖行为。每当以色列境内发生暴行，在黎巴嫩的巴解组织都出面承担责任。

因此，以色列不幸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我们要么束手等待自己的平民被杀害，要么就采取行动，制止恐怖分子的暴行。事实上以色列全然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们无须提醒安理会成员国：根据国际法，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或不愿制止某些集团利用它的国土袭击另一个国家，那么，受袭击的国家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自卫措施。

巴解组织怯懦地故意将基地设在难民营、平民城镇和村庄中。黎巴嫩前任常驻代表古拉大使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大会上的发言的有关段落中，生动地描述了巴解组织所使用的罪恶方法。我不想在这里予以重述。

由于推行这项政策的结果，黎巴嫩方面的平民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当他们丧失生命，成为恐怖主义巴解组织无情政策的牺牲品时，没有一个国家比以色列更能感到他们的痛苦。

巴解组织一向是某些阿拉伯政府手中的工具。但是，自从一九七八年九月戴维营协议签订以来，特别是自从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以色列—埃及和平条约签署以来，巴解组织很明显地在为拒绝阵线阿拉伯国家，即阿拉伯世界中反对和平进程的国家及其在阿拉伯世界以外的支持者效力。尤其是叙利亚和伊拉克，更是利用巴解组织作为所谓的东方阵线的支部，以图破坏中东的和平进程。本月初，一名以前的叙利亚少将被任命为恐怖主义巴解组织所谓的“军事部”的部长，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最近几周来，一再传出有关巴解组织得到更多数量的苏联和其他国家制造的武器的报道。到今天为止，恐怖分子在黎巴嫩安设了将近100尊大炮主要分布于扎哈拉尼和利塔尼河之间的地区，也就是地图上用棕色标明的地区。这些大炮包括苏制的130毫米和155毫米口径榴弹炮。现在还包括他国制造的大量105毫米

(以色列)

口径的大炮。恐怖分子还拥有大量苏制卡秋莎火箭。这种火箭是装在车上的，因此被运到边界供进行袭击时使用。

因此，恐怖主义巴解组织不但对以色列，尤其是以色列北部的平民构成威胁，而且对黎巴嫩南部村民和联黎部队本身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说到黎巴嫩南部的村民，让我提醒安理会：这些基督教徒，什叶派教徒和德鲁兹农民，多年来饱受恐怖主义巴解组织使他们遭受的灾难。如今他们却被抛弃，因此他们决心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

然而以色列的自卫政策却很有效。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恐怖分子自黎巴嫩海上袭击纳哈里亚，杀死了四名以色列平民，其中包括一对年仅四岁和两岁的小姐妹。自从那次暴行以来，在以色列进行的恐怖主义活动显著减少。此外，据可靠的消息报道，上周内以色列国防军采取行动，阻止了恐怖袭击达四次之多。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立场是很明确的。以色列支持黎巴嫩在其国际承认的边界以内的统一、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

将黎巴嫩南部的的问题同整个黎巴嫩局势区分开来是不利于和平事业的。只要叙利亚占领军把枪口对准贝鲁特平民，只要巴解组织恐怖分子被容许在黎巴嫩领土上横行霸道，黎巴嫩境内就不可能恢复和平。

不仅以色列政府的看法如此。一些黎巴嫩领导人也持同样的看法。就在昨天，据报黎巴嫩前任总统卡米尔·沙蒙在黎巴嫩无线电台广播说，所谓的“以色列袭击发生的原因在于黎巴嫩驻有巴解部队，最近几天来官方抗议的升级情况也是巴解组织受到重武器，及其在阿尔库布等地建立新基地所引起的。让我引用前任总统沙蒙的话：

“我们不论是否求助于联合国，是否要求召开阿拉伯首脑会议都无关重要。问题在于黎巴嫩政府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全面地处理南部安全的问题。叙利亚部队原来应该遏制巴勒斯坦人，却反而鼓励和掩护他们扩大他们的控制区。”

同样地，昨天，皮埃尔·朱马耶尔也说，每当黎巴嫩南部敌对情况加剧的时候，

(以色列)

黎巴嫩当局就急忙要求国际上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但是它从未用压力来防止对以色列的袭击。

在黎巴嫩面临的根本问题得到解决以前，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巴解组织必须撤离黎巴嫩，叙利亚必须结束对黎巴嫩的占领。在这些根本要求得到满足以前，安理会不会取得什么成就。这个结论很悲观，但是这是安理会有责任正视的一个现实的结论。

主席：现在没有其他安理会成员要求发言，我就以美国代表的身分发言。

我乐意见到安理会这次会议能有机会讨论一个我国政府长久以来一直严重关切的问题。

近几个月来，主要在黎巴嫩并且也在以色列发生的横施暴力屠杀无辜的悲惨局面，是对人类良知的侮辱。我们现在开会就是应黎巴嫩政府的要求来对付黎巴嫩南部最近的暴力高潮。单是最近几天，就有数千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平民被迫逃离家园，许多人被胡乱发射的炮弹炸死炸伤。这个情况是使人不能忍受的。黎巴嫩南部的人民，不论是黎巴嫩人或巴勒斯坦人，以及以色列人民，都应该从几乎每日发生的暴行与对袭击的恐惧中解脱，他们已被迫在其中生活得太久了。他们期待我们指出解决的途径，让黎巴嫩人民回返家园，并且让他们和以色列人民能在无需担心袭击的情况下生活。我们决不能令他们失望。

美国政府对黎巴嫩的政策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支持该国的主权、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我们特别同情黎巴嫩人民，我们支持萨尔基斯总统的政府努力恢复它在全国各地，包括黎巴嫩南部各地的权力。我们将继续这样作。

让我清清楚楚地表明美国对黎巴嫩南部事件的立场。我这样作完全代表美国政府。

首先，我们谴责那些夸称谋杀了一个以色列母亲和她的小孩，攻击了一辆载有以色列老百姓的公共汽车以及在以色列城市中放火箭和炸弹的人。任何政治目标都不能作为这种野蛮行为的借口。

其次，我们同样强烈地谴责近几个月来以色列和以色列所支持的黎巴嫩武装团体所进行的炮轰和预防性突击黎巴嫩城镇、村庄和难民营的政策。我们的这种立场是明确无疑的。我们不能并且也不同意过去几个月以色列对黎巴嫩采取的军事政策。这种政策是错误的，是我国政府不能接受的。这些作法同以色列传统的价值观念大相径庭。

(主席)

我要谈谈美国政府认为必须怎样作才能打破双方似乎陷入的以牙还牙恐怖行动的僵局。

第一，双方应同联黎部队充分合作，使它能执行任务。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人员，由于设法执行安理会托付他们的任务而遭受巴勒斯坦分子和以色列支持的团体攻击骚扰，这实在很不象话。唯有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才能持久地结束这个地区的暴行。因此应该让联黎部队在整个黎巴嫩南部不受阻挠地执行任务。目的仍然是要恢复黎巴嫩政府在全国各地的权力与控制。

第二，以色列应停止预防性突袭黎巴嫩领土的政策。以色列应停止为支援黎巴嫩武装团体而进行炮击，并有效地运用它对这些团体的影响力以便中止任意胡为的暴行，特别是对联黎部队人员的暴行。

第三，巴勒斯坦领导人应帮助医治黎巴嫩的创伤，应停止攻击黎巴嫩南部的黎巴嫩武装团体和以色列，应放弃利用黎巴嫩领土来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应履行六月五日的保证，将其战斗人员从黎巴嫩南部的村庄和城镇中撤出，并将其所有的武装团体调离联黎部队活动地区。应不带任何先决条件，毫不拖延地采取这个步骤。如果巴勒斯坦领导人真想同安理会和联黎部队合作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则巴勒斯坦武装团体毫无理由继续留驻黎巴嫩南部。

第四，战斗各方都应彻底、立即与持久地停止一切炮击、恐怖主义行动和其他暴力行为，并予以严格贯彻。

安理会成员不到一个星期之前还举行了会议，讨论中东局势的另一个方面，即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重要问题。如果说我国更加认识到把确保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列入全面解决办法之内的重要性——我相信确实如此——那么巴勒斯坦领导人现在就应该认识到，他们的目的是不能通过暴力和恐怖主义来达到的。实际上，黎巴嫩和以色列边界两边现在——其实早就应该——考虑得更周全一点。

最后，我要向尔斯金将军和他所统率的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

(主席)

的勇士们致敬。他们的任务吃力不讨好、挫折屡屡、危险重重。他们执行任务时受到攻击，遭受重大伤亡。令人悲伤的是，来自小国斐济的特遣队有三名成员在最近同恐怖主义者的一次冲突中牺牲。

在很困难的地带，在一个人们很容易得到武器的国家中，联黎部队人员的坚忍不拔受到了严厉的考验。他们以可为典范的决心与勇气应付了挑战。我们对他们的感激是言语所不能表达的。他们完全可以为他们在和平事业上继续不断的贡献感到自豪。

我现在恢复主席的职务。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卜杜勒·拉赫曼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我今天本来不打算说话的，但我不得不发言，因为以色列政府，梅纳希姆·贝京政府的代表在这个庄严的机构中大放厥词，歪曲事实说了一大套谎话。

我想我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对于黎巴嫩的立场是记录在案的。我们衷心支持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国家独立与统一，我想我们的黎巴嫩兄弟也知道这一点。我们对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立场也很明确。秘书长的报告和联黎部队指挥官的实地报告都指出，巴解组织尽一切可能同联黎部队合作。在第425(1978)号决议通过后，我们曾作了一项保证，现在仍然遵守这项保证。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我今天要在这里澄清几点。第一，关于要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履行它对于六月五日声明的承诺问题，巴解组织已履行了这项声明。但是在巴勒斯坦军队撤出南部城镇村庄之后几小时，我们在该地区的难民营和黎巴嫩村庄的老百姓就遭受到野蛮的炮击和轰炸。

没有一个心智正常而又要客观的人，能够要求巴勒斯坦人或黎巴嫩人不去抵抗一场已经进行并且仍然在进行的针对他们的种族灭绝行动。举一个例子说吧，八月二十七日美国前任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七日》编辑戴维·德林杰，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克斯·霍兰，耶鲁大学教授和作者弗雷德·詹姆森，亚洲中心协调员唐卢斯一行刚从中东回来。他们发表了一件新闻稿，其中证实：

“该团调查了黎巴嫩，特别是该国南部地区的村庄和巴勒斯坦难民营每天所受到的军事破坏。在南部该团见到了炮击，并在以舰艇为基地的以色列突击队在蒂尔以北沿海公路某处攻击杀死了八个老百姓之前两小时，行经该处。他们发现黎巴嫩南部各地都被滥加破坏，村庄城市受到严重损害，几乎完全被毁。

“根据该团成员所见，黎巴嫩南部的平民是每日空袭和炮轰的主要受害者。人们向访问者展示有美国标志的集束炸弹的弹壳和弹片，忿怒地抗议说，那些炮弹是以色列人驾着美国制飞机丢落在无防卫的村庄上的。

“他们也同意，以色列军事行动的增加，并非出于回报巴勒斯坦对以色列的攻击。以色列军参谋长拉斐尔·艾坦中将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五日证实了这一点。”

因此，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炮击和攻击，并不是要回报巴勒斯坦的暴行，而是由丧心病狂的梅纳希姆·贝京及其集团为了毁灭巴勒斯坦人民的政治与实际存在而进行的一场种族灭绝战争。

我们听到以色列代表说“别无选择”。我想是有选择的。这个选择是，以色列应撤出它所占领的领土，让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和国家独立的权利。确实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是有选择的；人人都知道我们并没有选择来到黎巴嫩，我们是被迫来到黎巴嫩，我们巴勒斯坦人并非建立基地来抵抗以色列，然后在基地四周建立难民营，同样明显的是，巴勒斯坦人民为争取返回巴勒斯坦的家园产业权利而斗争，所以会以包括政治和外交的一切手段来抵抗和进行斗争，以及按照宪章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进行武装斗争。

我们在黎巴嫩因为我们不是在巴勒斯坦。如果我们是在巴勒斯坦，我们就不会在黎巴嫩了。这是一个非常合逻辑的说法。我们在黎巴嫩，因为梅纳希姆·贝京的代表以及百分之八十的以色列人口都是移居我国的殖民者。我不能住在我的房子，因为有一个来自英国或布鲁克林的以色列人住在那里。

我们所要求的只是让我们象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一样，行使我们起码的人权和政治权利——返回家园的权利，自决和国家独立的权利。

今天早上我收到这个书包。它属于阿马德·哈耶勒，拉希迪亚难民营的一个九岁男孩。他的学校受到炮轰，他被杀死了；这是毁了他的书笈和他的生命的弹片。

这就是以色列人和梅纳希姆·贝京的代表一类人所谓的自卫，屠杀学校和难民营里成千上百的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儿童，继续用武力强占我们的土地，日日以暴行来对付我们的村庄、市、镇、商店、学校里的人们并限制这些人们的自由。进一步还没收他们的土地，建立移民点，企图建立一个类似南非为我们在南非的黑人兄弟所建立的班图斯坦那样的巴勒斯坦人集中居住区。

我们愿在安理会表明，我们决不是为打仗而打仗。我们就象任何其他民族一样，是一个正常的民族。我们要我们的儿童学着玩玩具而不是玩枪。我们要我们的子女学耕田而不是受军训。但在我们遭受到这样的横逆之后，我们有什么选择呢？我要问在坐各位代表：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消失吗？我可以向各位保证我们不会消失的；我们会继续存在。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我们仍然相信和平。我们为和平而斗争，我们要和平，但这个和平是要能够保障我们的基本人权，我们的政治生活，我们的自决权，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庄严地生存的权利，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权利。唯有以色列撤出一九六七年以来占领的所有领土，承认被迫离开巴勒斯坦家园和产业的巴勒斯坦人民有权返回家园或他们的产业得到赔偿，以及他们按照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宣言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决议进行自决和国家独立的权利。

这些条件都是联合国所通过的。如果获得执行，我可以向安理会保证，和平立刻就能建立。因此，这个选择不是究竟要把巴勒斯坦人推下地中海还是继续对他们进行种族灭绝战争。而应当选择让那些关心和平的人去执行和平的条件。

主席：黎巴嫩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图埃尼先生（黎巴嫩）：以色列代表又再度使用他一贯的说词，想把这个辩论从争论点转移到他时常在此提出的许多其他论点上。我想他应该将他贮存备用的引文翻新一下。事实上，他的话已经重复了。我不谈这个问题。

这幅图画很引起我的注意，它显示了在我国发生的事态。我是非常诚恳的。我说过我属于一个已经变成殉难国的国家，一个被他人的战争撕裂的国家，也是一年前要求安理会让我国人民活下去的国家。我再说一次：让我国人民活下去吧。

我不要讨论种种的控诉。我今天和以往来到安理会，一再要求执行和平与订火协定，可是我们却面临我们从未提起的关于国际法的辩论。但是，这是第一次我要向安理会宣读以色列外交部长摩西·达扬先生于一九七八年八月三日给本机构的一封信：

“请注意以色列政府正考虑同意重申一九四九年黎巴嫩/以色列订火总协定，以便以色列能够积极地考虑这个问题。我们请求黎巴嫩政府重申它将遵守订火总协定的一切规定，包括第三条……”，等等。

这是给秘书长的一封正式信件，我们对此信的答复是，我们准备遵守订火协定的规

(黎巴嫩)

定。我们不仅明确地作了答复；还交换了意见，安理会也一再要重申订火协定。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呢？我不是来这儿要求战争。我是来这儿建议使黎巴嫩变成一个和平区，黎巴嫩南部的一切敌对行为都订止，并制止使黎巴嫩成为一个殉难国的国际阴谋。

黎巴嫩的和平不能等到中东问题的全面解决。由于尚未达成全面的和平解决而让我国遭受痛苦是不道德的。让以色列代表来到这里自封一个对我国主权的保护权，也是不道德的。我们要求黎巴嫩再度统一和平；我们能够维持这个和平。我们已保证要维持和平，中止敌对，我们是打算遵守诺言的。以色列代表是否打算使以色列政府保证遵守联合国决议呢？

主席：以色列代表愿行使答辩权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我只是愿提醒黎巴嫩代表和安理会，贝京总理于一九七九年五月七日在以色列议会的讲坛上邀请萨尔斯基总统会面并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和平的问题。贝京总理当时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绝无领土野心。我们支持黎巴嫩在其国际承认的边界内的统一、领土完整和主权。我们仍然等待黎巴嫩对这个邀请的答复。到目前为止尚未获得它的答复。

主席：请黎巴嫩代表发言。

图埃尼先生（黎巴嫩）：我们仍然能够自由地在我们国家作出至少一个决定，就是如何管理我们的国家，在五年战争的情况下，我们想我们是干得相当不错的。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遭受到我们所遭受的境况，而能够象我们这样地活下来。

至于和平的邀请，我们已答复说，订火协定就足够了。订火协定，如果适当地理解——我们已就这一点写给安全理事会许多照会——就是安全以及使黎巴嫩恢复和平的一个保证。

我们要求所有在黎巴嫩的敌对行为都订止。我们要求巴解组织订止它在黎巴嫩的敌对行为。我们要求是因为我们要求，不是因为以色列请我们这么作。如

(黎巴嫩)

果以色列人诚心要求和平，那就让我们立刻在安理会的主持下执行停火协定。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了荷兰代表的来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按照惯例，我提议在安理会同意下，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邀请荷兰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费伊特先生（荷兰）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坐。

下午一时十五分散会